文艺报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每周一、三、五出版（今日八版）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81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当代》35年与时代同行

本报讯（记者 行超）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作家、批评家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1979年，在《当代》杂志创刊号中，首任主编严文井曾满怀深情地写道：“文学，应当是生活的镜子。生活，是文学惟一的源泉”。剧变中的中国需要用文学来记录。伟大的时代、勤劳的人民需要用文学来书写。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渐成为我们的现实。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当代中国作家秉承“文以载道”的精神，书写了一部部记录时代、反映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当前，全国文学艺术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现实主义的立场为时代抒怀、为人民抒写，正在创造新的业绩。

1月21日，“为时代，为人民：文学记录中国——《当代》与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主题活动在京举行，活动包括“《当代》长篇小说2014年度论坛”和“《当代》创刊35周年”两部分。铁凝、王蒙、张胜友、阎晶明、刘心武、贾平凹、张炜、周大新、施战军、白烨等数十位作家、批评家来到现场，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历程以及与《当代》杂志之间的故事。

活动现场，《当代》杂志社授予冯骥才、王蒙、莫应丰、刘心武、路遥、贾平凹、古华、蒋子龙、柯云路、王朔、陈桂棣、春桃、陈忠实、张炜、王海鸰、杨志军、王刚、莫怀戚、胡平、张胜友、赵瑜、周大新、邓贤、铁凝、邓一光、李国文、王跃文、阿来、徐贵祥、严歌苓、宁肯、阎真、麦家、董立勃、王树增等35位作家“《当代》荣誉作家”称号。

铁凝在发言中首先表达了对《当代》杂志历任编辑的敬意。她说：“《当代》这个名字本身就体现了勇气和担当，是昂扬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持久的坚守，是文学不回避现实的责任。”铁凝回忆：“我是在《当代》创刊之初开始学习写作的，能够在《当代》发表作品是我们那代中国文学青年的一个梦想。”她认为，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需要阅读长篇小说，让心灵的奔跑慢下来，让有限的生命在饱满、生动的阅读当中获得精神年龄的延长。作为一个坚持创作近40年的作家，铁凝始终认为，为读者不断奉献出积攒希望、颐养深情的好作品，应当是写作者不能懈怠的本分，也是写作者终生需要面对的挑战。

近年来，《带灯》《群山之巅》《三个三重奏》等一批“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受到了专家、读者的关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小说作品与新闻事件的关系在文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如今，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读者提供了海量信息，同时也以最快的速度为读者更新着夺人眼球的新闻事件。传统文学似乎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文学创作如何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保持审美独立性和特殊性，是当代作家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在致辞中强调了文学创作“为时代、为人民”的重要性。他说，在直面现实生活、表达现实问题方面，《当代》对中国文坛有着突出贡献。35年来，《当代》始终坚持刊载和推荐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布礼》《活动变人形》、刘心武的《钟鼓楼》、铁凝的《草戒指》《笨花》、贾平凹的《高兴》《古炉》、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都是在这里与读者首次见面的。今年，《当代》杂志社提出了“文学记录中国”的口号，既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工作的鞭策。

王蒙、刘心武、贾平凹、张炜等作家大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当代》发表作品，可以说，他们与《当代》共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35年。在现场，作家们分享了自己与《当代》杂志之间的故事。多年来，他们笔耕不辍，为读者奉献了大量现实主义力作，以文学的方式记录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变化。他们认为，《当代》一直是中国写实主义作品重要的发表阵地，同时，《当代》也促进了现实主义在现代社会文化潮流中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在过去的岁月中，作家们切身感受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改革阵痛，他们始终相信，用真诚的文字记录现实是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诗人屠岸是《当代》的顾问，也曾经是《当代》杂志的编辑，他对这份刊物有着特殊的感情。屠岸说，35年来，《当代》杂志始终排斥低俗文学、玩笑文学、庸俗文学，始终坚持文学的高贵品质，就是文学的真善美、精气神。也正因为如此，这本刊物成了展现民族灵魂的重要载体之一。

活动现场还票选出“《当代》长篇小说2014年度五佳”和“年度最佳”等奖项。该奖项以“零奖金，全透明”的评奖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至今已成功举办11届。在今年的评选中，贾平凹的《老生》、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杨绛的《洗澡之后》、阎真的《活着之上》和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被评为年度五佳长篇小说。其中，贾平凹的《老生》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年度最佳长篇小说。

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深情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往事

1月10日晚，庆祝国家京剧院建院六十周年主题晚会在梅兰芳大剧院举行，年届耄耋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讲述了一桩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往事，在场观众听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件30年前的感人往事，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细致入微的关怀尊重，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切关心。这种真挚关爱和文化情怀，将成为鼓舞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温暖力量，将成为文艺工作者凝神聚气、奉献精品力作的精神动力。

今天是我们国家京剧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日，我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贺！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使我不由回忆起三十年前一桩温馨难忘的往事。

那是1985年3月，我们响应时任文化部领导同志的指示，经中国京剧院批准，组建了中国京剧院三团。我担任团长，吴钰璋师弟和我老伴张春孝担任副团长，这个团共108人。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演出都是自带行李，住在剧场后台，而且是自己开伙做饭。我们每场演出劳务费是五块钱，日场加两块钱。由于经费紧张，每天伙食费只有三块钱，真的是没有油水，没有肉吃。但是大家非常愉快，演出特别认真。

我们第一站是河北旧城，7天演了11场，剧场经理要求我们剧目不能翻头①，由于是新组团，排练演出很累，因此每人增加了二十块钱的辛苦费。我们第二站是河北正定县，时间是1985年3月29日至4月3日，地点在正定常山影剧院，6天演出了8场。在正定县我主演的剧目是全部《大英杰烈》、全部《孙玉娇》和全部《沉海记》（《打神告庙》），（该剧）就是邹忆青先生的剧作。钰璋师弟主演的剧目是全部《李逵探母》、全部《狄龙案》和全部《秦香莲》。刘琪师妹演出的是全部《杨排风》，最后还加演了一场《大英杰烈》。

到了正定后，我和钰璋、春孝还有负责联系演出的王文生同志一起拜访了当时的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对中国京剧院到基层来演出表示欢迎。他亲切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说：“没有困难，感谢习书记，欢迎您来看戏。”没想到第二天，习近平同志竟然派人送来了又肥又大的一头猪！多么实在啊，当时我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大家，全体演职员非常感动。我记得随后演出《真假李逵》时，康秉钧同志摔了一个硬抢背②，他对我说：“咱们有肉吃了，我卯上了③！”钰璋师弟乐呵呵地对我说：“师姐，你们都吃到肉了，我还没吃到呢！”噢，我突然想起来，钰璋师弟是回民啊！我马上给县委办公室同志打电话反映了这个事情。习近平同志马上批了十斤牛肉，十斤鸡蛋。这一头猪，这十斤牛肉，这十斤鸡蛋，传递了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关爱和体贴，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深入基层，体恤民情，善解民意，真诚质朴和可亲可敬！

在座的，当年吃过，还有没吃过那特殊的猪肉、牛肉、鸡蛋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感谢、感恩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朋友们，让我们共同祝愿习总书记身体健康，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文艺事业蒸蒸日上，祝愿我们国家京剧院明天更美好！谢谢！

①翻头：京剧术语，指演出剧目出现重复。

②硬抢背：京剧武戏中一种高难度、高技巧的跌扑动作。

③卯上了：方言，指全力以赴、拼了的意思。

（原载2015年1月22日《光明日报》）

在生活源头汲取艺术的维他命

——中国艺术研究院画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一瞥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记者 周玮） “大地的温度、植被的面貌、空气与阳光的质感、乡村里的烟火……到了这里，俯拾皆可入画。”两个多月前在甘南藏区迭部县的一次写生经历，让参与的艺术家们至今难忘。

2014年10月，暂别喧嚣的都市和安静的画室，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的30位画家带着对自然的向往和绘画的热情，前去甘南写生。

“我们深入藏族村落，尝试了解这里的文化，描绘孕育它的土壤以及生息其间的人民。”中国油画院特邀青年艺术家胡昌茕说，“写生是一种敞开，让活生生的当下照进内心，从而返还出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次写生活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是由中国油画院“中俄油画高级研修班”组织的。丰沛的自然和人文风貌带来的创作灵感，让画家们无暇顾及高原反应引起的诸多不适，不停地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内心的审美体验。20天的时间，30位画家创作了400余幅写生作品。

文艺创作方法有百条、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国油画院的艺术家们以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实践给出回应：基于写实，尊重传统，尊重绘画语言的同时，努力以不同风格、个性，探索对本土情感体验的独特表达。

中国油画院画家、学生和特邀青年艺术家们每年组织十余次写生活动。“要想创作源头不断有活水，不断有效汲取艺术的维他命，就必须向自然向生活、向传统向大师学习，正所谓‘师造化，师古人’”。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引用法国画家巴尔蒂斯的话说，“脱离自然的画家会渴死在泉水旁。”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自成立之初即确立学术宗旨“寻源问道”，倡导画家走出画室，向生活求教，以经典为师；7年来，每年组织至少2次出国到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临摹考察，看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经典，同时下乡从不间断，去往民风淳朴的地方写生、寻根，如太行山、甘肃、西藏、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山区。

杨飞云经常带学生一起去写生创作，在陕西米脂，他画过好几位农民。通常一幅画要画两三天，天一亮就开始，一直画到太阳落山。《年迈的石匠》《陕北乐手》等作品展出时，观众评价：透过油彩，那写满沧桑故事的眼神与岁月耕耘过的面容似曾相识。

他一再对学生说，要“对景写生”、现场创作，不能只拍拍照片回去直接复制为画布上的“图像”。“直接的观察，率真的表现，高度的进入，将作者此时、此地、此情的独特感悟，瞬间凝结在画布上，使之成为永恒，鲜活生动而生机勃勃。即使是大师也无法重复那次体验，重复那件创作作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画家锤炼画艺的最佳方式。许多年轻画家感慨，每次下去写生收获实在大，一切缺陷与能力的不足，都会在写实主义技法实战中暴露无遗。“通过这样的不断训练，增强艺术家从自然中捕获信息的能力，减少由自然到精神转化过程中的损失。”中国油画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常磊说，这也让我们更加认识伦勃朗、委拉斯贵支、柯罗、库尔贝、印象派诸家，塞尚、梵高、马蒂斯、毕加索、弗洛伊德、莫兰迪等大师，每一位都是在这样的创作实践中成就的。

写实绘画，不是生活中有什么就画什么而不加选择与判断，同时也不是照搬西方油画技巧。今天，背离和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所谓写实绘画并不少见，这类绘画表面化、概念化、模式化、苍白而空洞。杨飞云提醒，简单记录的自然主义罗列和不着边际的呓语，都是画家们“应该警戒的问题”。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说，现实主义或者说写实主义绘画，不但要“写真实”还要有“典型性”，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表达与反映生活的本质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东西，要能给人以感动，给人以光明、希望与美好，在最广大层面上获得共鸣。

其实所有好的绘画都有这个特质——跨越具象，揭示内涵和价值，让我们触摸到精神与理想。从这个意义来说，写实主义有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厚重的土地拒绝浮浅

□郭雪波

来自西伯利亚的六七级寒风，吹得苍凉的草原瑟瑟发抖，枯草在摇曳中猎猎作响，天边有白色蒙古包绰立在湖岸上，如只天鹅，湖水已封冻多半。我走在老家的草原上，思考历史，思考土地，思考文学，内心犹如那面湖水向阳处的活水般，涌动白色浪沫，很不平静。这里是科尔沁草原极北部的霍林河草原，已入初冬季节，再往北点，就是“苏武牧羊”的苦寒之地——贝加尔湖一带了。

作为写作之人，有这么一片老娘土随你自由地深入体验，探寻它的历史与文化，致力深层厚重的文学创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当你站在这片冻土地上，面对它的广袤与沉重时，一切浮浅与功利戏说，将自然地会被排斥、被拒绝，耳边时刻会响起一个声音：历史与土地很神圣，进入者切自重。作为文学创作者，时时会面对写什么、如何写的问题，这也与现实的需要和倡导密不可分。我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这绝非出于一种“遵命”思绪。我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坛，具有真正良知的作家需要深思，更需要洪钟大吕之音振聋发聩，拨云去雾。尤其当一些庸俗、腐朽、情色、无病呻吟、亵渎历史与祖先的伪文化四处泛滥时，当远离人民大众生活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假丑恶作品大行其道时，我们需要健康的文化思潮，需要符合中国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哲学思想的灌输和倡导。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诗人与批评家、编辑的关系是，锥子与磨石的关系。我在20多岁读到这句话，一直烙在脑海里，至今回荡。锥子，在磨石上越磨砺才能越锋利越闪光，弃在一边则会生锈，会腐烂掉，会失去锥子的功能。与此同时，如果磨石太软，甚至并非真磨石，那也会废掉好的锥子，耽误好的锥子闪光。也许受低俗市场需求的蛊惑和绑架，这些年本应充当好“磨石”的一些书刊报编辑和批评家有些迷失方向，图书市场泛滥着太多的下三滥作品。因此，一些报刊社已然失去了真“磨石”的功能，变成了一堆废石。你不能把图书完全当做“方便面”、“苹果”、“烤鸭”、“洗衣机”或“羊肉串”，去向社会兜售，更不能在“市场化”的掩盖下，毁掉文学图书所包含的精神价值，让其变得毫无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需要更多好编辑，他们真能把锥子“磨”得更锋利、更光亮。这样的编辑慧眼识珠，精细打磨每一部作品，如当年打磨《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岩》那样。可现在，这样真正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好编辑太少了。

本人有幸遇到过好磨石、好编辑。当年我也在某出版社当文学编辑，正忙着策划编辑鲁迅文学奖获奖丛书，与同样编辑过鲁奖图书的王德领先生相识。交谈中他向我提议，应该静下心来创作一部关于蒙古草原的自然土地沙化历史与人文宗教文化方面的作品，由他任职的十月文艺出版社来出版。于是，我便背起行囊回老家，深入考察七八年，走遍草原大漠，终于完成长篇《蒙古里亚》。完成书稿后，王德领虽然已去大学教书仍然对书稿负责，继续提出修改建议，一直到把书稿交付到另一位很负责的责编手上为止。这部书列入了北京作协精品工程项目和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出版后得到很多人的肯定。

好的编辑，能引领作家进入健康而厚重的文学创作。我深入走进老家草原，进入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去探索，重新发掘那片广袤而厚重的土地，拒绝无病呻吟，拒绝浮浅。同时，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鲜活的生活让我的灵感疯飞，也使我的灵魂受到锻造和升华。不会感谢生活的作家，其实不是真正的作家。

文艺观象

专家研讨范稳长篇小说《吾血吾土》

抗战题材书写的一次崭新探索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回望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史，有关抗日战争的作品构成了重要而独特的一个分支。作家们用手中的笔不断记录和书写中华民族这段饱经沧桑的历史，创作出许多厚重之作。2014年，作家范稳也推出了自己的抗战题材长篇新作《吾血吾土》，广受关注和好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月20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云南省作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范稳长篇小说《吾血吾土》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云南省文联主席郑明，云南省作协主席黄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彭学明、何向阳及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吾血吾土》是范稳继“藏地三部曲”之后，蛰伏4年创作出的一部反映西南联大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落沉浮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部列入中国作协2014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项的长篇小说，该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各界热烈反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价该书“是一个民族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热血证词，诗与火、笔与刃血脉相连，挖掘出中华文化强大而不可征服的精神内核，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探索和反省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丹增看来，范稳始终是一个用生命体验生活、用灵魂创作小说、把爱献给读者的作家。李敬泽说，在今年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抗战书写的传统中，研究和考察范稳这部作品的价值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深化我们对抗战文学书写的认识。抗战胜利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一代又一代作家对此已经进行了反复书写，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发现这书写还远远没有完成，对这一题材也还远远没有写尽。八年抗战值得每一位有雄心壮志的作家不断去书写。

研讨会上，与会者从主题思想、历史意义、现实价值、文学特色等方面对《吾血吾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会者认为，《吾血吾土》在梳理研究既有文学成果、打捞挖掘一手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以抽丝剥茧的结构手法，展现了一代中国脊梁在抗战以来70年历史变迁中的痛苦与彷徨、苦难与辉煌，体现出文本叙事结构的复杂性和精神象征的发散性。作者着眼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灵魂，叙述了一代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民族尊严、历史担当，充满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正能量，是一部能让人感受到民族灵魂、国家情感和人性体温的优秀作品。

白烨谈到，《吾血吾土》厚重而丰沛，寓繁于简，以小见大，由一个人撬开了整个中国现当代史，由一个人写出了民国史、抗战史和新中国的历史。陈晓明认为，作品直接切入历史深处，通过过去和现在的巨大世事反差，凸显出有意味的对比与观照，将时代的荒谬、历史的纠葛、乱世浊流中的个人命运、对错不过毫厘之间的悲剧体现得更为入力。在贺绍俊看来，这部作品以新的视角去书写抗日战争，气势也丝毫不弱于那些正面强攻的作品，同样具有史诗性。张柠表示，作品的写法新颖，形式处理也非常巧妙，通过回忆与交代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将忠诚、爱和恨这三大主题串在了一起。黄尧说，作者有着很好的文笔，善于捕捉情节，抓住细节的特质并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演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在对作品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与会者也对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大家谈到，这部作品写得有些满，由于材料十分丰富，作者舍不得丢弃，希望将其全部都呈现出来，因此不少地方给人以故事梗概的粗浅之感。其实作品的内容过多过杂，反而容易削弱表达的针对性和深度，如果开头直接切入写抗战会更为精练，通篇抓住一个重点问题挖深挖透效果会更好。同时，作品在个人情感命运和当代史之间还未能建立起一种特别好的关系，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也还不够明确。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转变较多，涉及的事情也太多，使读者阅读时感到抓不住，需要不断回过头来重新进行梳理。人物有的语言不太顺畅，尤其是在整个故事情境中显得不够吻合。此外，作品中的交代材料部分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和历史性，而作为小说的文学性稍逊，不同材料的质量也略显参差。真实的历史人物介入作品的处理方式和分寸把握也有值得推敲和探讨之处。

为创作这部作品，范稳下了不少功夫。他潜心探索，查阅史籍，通读了中华民国史、西南联大史和关于远征军的各种史料，并深入滇西地区，寻访了多位抗战老兵，希望获得更多的第一手材料。谈及创作体会，范稳表示，《吾血吾土》是自己在完成“藏地三部曲”之后的一部转型之作，是从藏民族历史文化书写到汉民族历史文化书写的回归，也是从大地走向历史纵深处的尝试。这是一次冒险之旅，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更是一次向我们的民族英雄致敬的补赎。历史从来不会被无端割裂，也不会被轻易掩盖。它可能会被遗忘，但只要我们拒绝遗忘，历史就如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样会代代传承下去。“或许这就是我能为抗战老兵们做的些微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历史的义务和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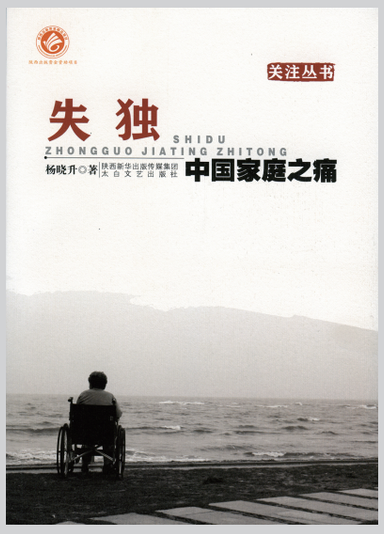
新书贴

失独，中国家庭之痛

杨晓升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上世纪8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实施，对中国有效控制人口起到重要作用。但独生意味着惟一，惟一也隐含着巨大生命风险。一旦独生子女失去生命，其父母将如何面对如此的灭顶之灾？他们在日渐年老且孤苦无助时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残生？《失独，中国家庭之痛》通过6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呼吁全社会给予他们更多关注。

责任编辑：黄尚恩　电话：（010）65002492　新闻版电子邮箱：wybxinwen@sina.com